

反名氣、破教條 以政治為統帥普查找礦

高 桓

(一)

為了在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時間趕上并超過英國的冶金工業生產水平，擺在我們冶金部地質工作面前的迫切任务，就是要迅速的勘探出冶金工業所需要的各種礦產資源。為完成此任务，就須大力開展普查找礦工作，以便為礦產儲量的迅速增長，準備足夠的後備勘探基地。

我們現在的情況是：在完成和超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礦量任务之後，現有的勘探礦區已不能保證現有勘探力量的充分發揮。特別是在全國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的新形勢下，我們所承擔的礦量任务大大增加，勘探工作的速度也將大大加快。這一切，都使我們勘探基地不足的矛盾日趨尖銳化。因此正是從生產的需要出發，從解決勘探基地的緊張局面出發，我們提出了積極加強普查找礦的問題。

普查工作是為了找礦，是為了提供勘探基地。本來做為一個地質工作者對這一目的應當是非常明確的。但是，只要檢查一下過去幾年我們普查工作的實際效果，分析一下從事普查工作的地質人員的思想狀態，那麼我們就會發現“普查工作究竟是為了什麼”這一問題，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過去有的普查隊，沒有把提供勘探基地做為自己的基本任务。他們認為普查的唯一目的就是小比例尺的區域地質填圖，就是研究大地構造和火成岩的活動，至於對已有礦化點的檢查和評價，則認為是勘探隊的任务，不屬於普查工作的範圍。他們直言不諱的認為如果把普查的力量投入礦點檢查中去，就會妨礙他們區域地質研究任务的完成，因而也就是浪費他們的時間。他們在工作中，可以為背斜、向斜、地台活化等問題而爭論不休，認為在這些問題上花些時間是值得的。他們認為只要有了一張區域地質圖，写出了某些“學術性”論文，那就是完成了普查工作的任务。

有些地質工作者雖然在口頭上也承認普查工作是為了找礦、為了找到勘探基地，但他們在實際工作中却同樣的把主要的或全部精力用於區域地質填圖，同樣的熱衷於大構造、大斷裂、地槽、地軸等等的研究，他們同樣的對露頭和礦化點不甚感興趣，認為檢查點是多餘的，只要找到成礦帶或指出找礦方向就行了。可見不管他們口頭是怎樣講的，實際上他們與找礦是貌似而神離，是從個人研究興趣出發的。他們寧願花費很大的時間和精力在本來與成礦無關的地層上去填圖，也不願去研究礦體的產狀、質量和規模。

由此可見，我們有些從事普查的地質工作者，他們違背了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目的。不是從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從勘探基地的需要出發，而是從個人主義的立場出發，從個人的研究興趣出發，企圖通過普查來滿足自己學術研究的慾望。他們熱衷於自己的學術論文，認為只要自己對某個地區，不管在地層劃分、火成岩的時代等等問題上，提出了獨特的見解，便可一舉而成為“知名人士”。事實證明，由於這種個人名氣思想作祟，嚴重地影響了我們過去許多地區普查工作的效果。

(二)

当然不能認為我們所有的地質工作者都是以个人名利主义态度来对待普查工作的。应当承認，絕大多数同志的找矿、找基地思想还是明确的，并且确实也获得了很多的成就。但也應承認，尽管有些同志态度端正，目的明确，然而普查工作的效果却往往不能令人滿意。他們也和上述从学术研究出发一样，采取了大面积、小比例尺的区域地質測量的普查方法。他們認為区域地質測量是普查工作中不可超越的阶段，并且只有这样作才能叫做“正規”的普查。所謂“正規”，就是說面积必需是由大到小，首先在数万平方公里內作出图来，然后逐漸縮小到数千、数百，最后到矿化点。而比例尺一定要由小到大，先1:50万，再1:20万，1:5万……。当然不能認為他們这样的作法是没有理論根据的，既然某种成因类型的矿床与岩漿活动、岩层分佈以及与構造等地質环境有关；既然根据一定的地質構造环境可以判断矿床存在的可能性；既然普查找矿的性質、方向和范围，主要是决定于地質条件，而地質条件又可以用地質測量的方法来查明，那么，有科学根据的普查应当是以地質測量为基础。不錯！我們承認要想对一定区域内的地質現象和成矿条件作到系統和概括的認識，地質測量是一种基础。但問題首先在于这种对面的系統而完整的認識过程是怎样形成的，难道不是从各种具体的現象、个别的資料积累綜合而来的嗎？如果我們对已知矿化点和矿化現象不进行研究（尽管它的存在的本身已經說明有它的一定的成矿条件），那么又怎样能說明我們面的認識是正确的呢？其次，辯証唯物主义的認識論告訴我們，人的認識过程总是从具体和实践开始的，那么为什么我們在普查工作中就不可以从众多的已知矿产地和矿化点的資料的研究开始呢？我們首先从矿点的檢查中获得零星的局部概念，然后逐步的修正和充实它，难道这是不必要的嗎？我們先選擇些較有希望的矿化点認真地进行檢查和評價，不也同样的可以获得成矿条件好坏的概念嗎？由此看来，主張首先或主要的是去进行大面积区域地質測量的同志，在理論和方法上都是有缺陷的，違背了实践是認識的基础这一原理。在思想方法上犯了教条主义的錯誤，他們沒有从我們所处的具体条件出发，来考虑普查工作，他們所想到的就是一个“正規”。我們的具体条件是国家对矿产資源的要求很急，勘探基地非常緊張，我們已掌握的矿产地和矿化点的資料很多，而且大多数都还没有进行認真的檢查和評價，只要我們投入一定的工作量，便必然会有大量的矿点变为有价值的勘探矿区。既然在一个矿区矿化点密集分佈，就已經說明了这一地区有它一定的有利的成矿条件，难道說矿化点存在不是一种地質現象嗎？既然掌握了一定的矿化点資料，不是已經部份的解决了找矿方向問題嗎？为什么还捨近求远的去追求“找矿方向”呢？由此看来，如果离开我們的具体条件而机械地去追求普查的正規程序是何等的缺乏現實意义。

(三)

經過我們对过去几年来普查工作的檢查和对我們的具体情况分析以后，我們提出今后冶金部普查找矿工作应当是以矿化点的檢查为主，并結合以必要的区域地質測量的方針。簡言之，就是以点为主，从点到面，点面結合的方針。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們認為要想正确的貫徹这一方針，必須在我們全体普查工作人員中彻底反掉个人名氣思想和教条主义。因为普查工作也象任何一种技术业务工作一样，必須是以政治为統帥的，普查工作必須树立以找矿和提供勘探基地为目的的主导思想，必須破除一切形形色色的个人名利和教条主义，根据我們的任务和具体情况，多快好省的去完成我們的基地任务。过去的經驗証明，沒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沒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普查工作要想在短期內获得显著的成效將是无从談起。